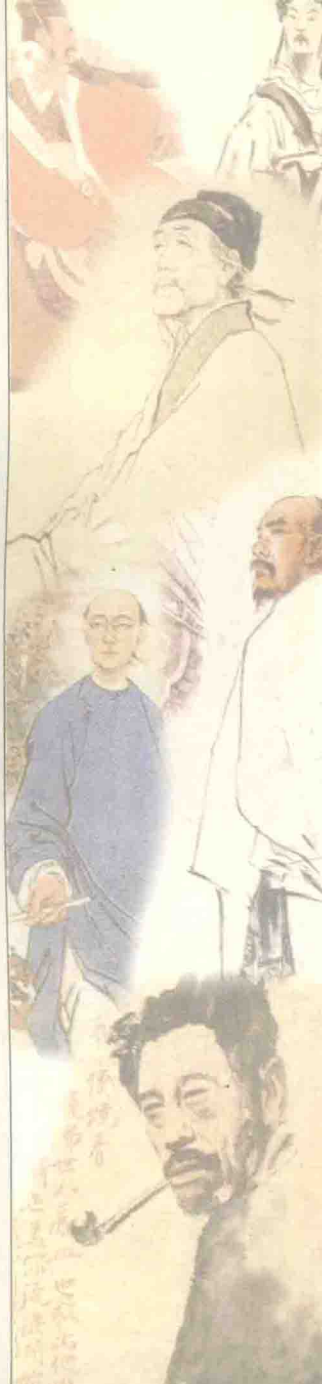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历史名人丛书

林则徐

余光荣 编著

海南出版社



中华历史名人

林 则 徐

余光荣 编著

海 南 出 版 社

中华历史名人丛书

主 编：刘文武

责任编辑：李秋云

出版发行：海南出版社

社 址：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

印 刷：河北省保定市西城胶印厂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 张：179.625

字 数：3884千字

版 次：1997年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0000套

ISBN7—80617—737—X/K·39

定 价：(全套50本)总定价225.00元

《中华历史名人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刘文武

副主编：蒋卫杰

编 委：马丹梅 葛 兰

丁 兰 刘 力

邓先明 于秀杰

邵 战 齐小平

目 录

第一章	初露才华青少年	(1)
第二章	京师七年得器重	(12)
第三章	水利赈灾屡建功	(19)
第四章	虎门销烟逞英豪	(33)
第五章	禁烟斗争不妥协	(48)
第六章	革职流放忍冤屈	(67)
第七章	陕甘云贵献余生	(88)

第一章 初露才华青少年

公元 1785 年 8 月 30 日（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），已是半夜时分，福州城内，一片寂静。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。然而，惟有离贡院不远的一条叫做左营司的小巷里，一户“矮屋三椽”的人家，却还亮着灯火。忽然，屋内“哇——”的一声，清脆响亮，划破夜空，传向四方。一个男婴降生了。这个男婴，便是日后我国杰出的民族英雄——林则徐。

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，是一个以“舌耕”为生的穷秀才，母亲陈帙，家庭妇女。林家当时已有几个大小女儿，先年曾有一个男孩，不幸夭折。看到刚刚坠地的婴儿是个男的，一家人欢天喜地，忙里忙外，虽已夜半更深，竟然都毫无睡意。

封建时代的人们相信天命，在伟人、名人的出生问题上，总要带着神秘色彩地渲染一番。

关于林则徐的出生及取名，有两种传说。

一种传说，林则徐出生那天夜里，其父林宾日“梦中亲见凤凰飞”，孩子一降生，他就立即联想到有“天上石麒麟”之美称的南朝才子徐陵，认为是个吉兆，便给孩子取名“则徐”。

另一种传说，林则徐降生时，恰好新任福建巡抚的徐嗣

曾鸣锣打轿从林家门口经过，林宾日给孩子取名则徐，希望儿子将来像徐嗣曾那样高官显贵。

虽是传说，但对于林宾日这样的一介寒士，期望自己的儿子日后飞横腾达，光宗耀祖，倒是符合他的传统的思想感情的。

地处闽江下游平原，濒临台湾海峡的福州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。早在公元前 202 年，这里是闽越国的都城，汉灭闽越后，这里是置冶县和侯官县。嗣后的 1000 多年间，虽经王朝更迭，福州多次变换名称，却一直为福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林氏家族原落籍于莆田县，宋代迁到福清县杞店乡，直到清朝初年，林则徐的五世祖林弢，才把家迁到省治“始占籍侯官”。

林则徐祖上四代，都无科名和官职。祖父林正澄，虽苦读经书，是个闽县廪生，由于无法以举业爬上封建官僚的阶梯，长期随叔父游宦中州，在河南、山东一带靠教读谋生。祖父在外教读收入不丰，而祖遗的田室也并不优厚，加上生有 5 个男孩，“都无生业，家口浩繁”，家境一日比一日拮据。祖父出门一去 10 余年，等到他从河南回到侯官，已是“外欠颇多，利息重积”，被迫“将住屋售人，以偿债务”。第二年，祖父在穷愁潦倒中忧郁死去，遗下的田产全部变卖掉，然而旧债仍未还清。

这是林则徐诞生前 10 年发生的事，那时他父亲 20 来岁，还没成家。

林则徐父林宾日，年幼时因生活不继而失学，直到 13 岁才上私塾读书。由于家庭中落的刺激，他醉心举业，不甘

“以贫废学”。他参加过府试，因突遭母丧，不克终试。此后，他不得不“自食其力”，出外当私塾先生。后靠自己“舌耕”的积蓄，在左营司巷典来一间小屋，于1777年建立了小家庭。婚后继续苦读经书，冀望通过科举仕途，取得功名富贵，重振门庭。因“心力交瘁，犹苦志读书，终夜不寝”，得了眼疾。

1778年即29岁那年，林宾日终于得县试第一，考上秀才，第二年经过岁试，补为廪生，颇负时誉。

1780年，林宾日参加乡试，因“第三场病目未与”，没有考中举人。继续当私塾先生，收入并不丰裕，当时仅够分期顶还其父生前积欠的债务、廪生的津贴，当然不足以养活一家，因此妻子和他们先后养育的8个女儿，都从事女红，剪札“象花生”，“遂贸真值，以佐家计”。

因林则徐后来位列清朝名宦，时人就有意隐讳他的家史，把他家和赫赫有名的“闽中甲族——福州东林联系在一起，说他“家传五尚书”，是簪缨世胄、封建官僚贵族后裔。也有人说“林氏自唐后即为闽中甲族，前明科第尤盛，史称其三世五尚书，皆以清德著”。这些说法都牵强附会。所谓“三世五尚书”，是指明成化至万历间的林瀚一门。其实用林则徐自己的话，就可足以说明。他在青少年时代的读书札记中写道：

瀚为南兵尚，子庭机为南礼尚。庭机子爌，字贞恒，礼部尚书；爌弟炆，南京工部尚书。瀚次子庭樾，先为南工尚，所谓三代五尚书是也。

这与当时远在福清县杞店乡的林氏，世系毫不相干。林则徐把他们看作先贤，并没有当成自己的先世。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史家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，无非是在宣扬“世宦家族出良裔”，仿佛林则徐这一历史人物是在他先辈积累的“清德”庇

荫下出现的。

其实，说林则徐出生于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世家则较为恰当，祖父林正澄落魄中州，是一个穷教读先生，在他晚年，林则徐伯父和父亲也以教读为业。父亲林宾日虽然有着廪生的固定津贴收入，但实际上已是“自食其力”，主要靠脑力劳动和部分体力劳动为生的自由职业者了。林则徐的母亲和姐妹们则搞一些手工艺劳动来贴补家用，“迁就度日”。

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，摆在下层封建知识分子面前的出路，无非是两条：要么“学而优则仕”，靠科举制度挤进封建官僚门坎，企望高官显贵；要么沦落潦倒，贫穷一生。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苦心奋斗，耗尽了精力，朝思暮想的是金榜题名，获取封建官僚的身份地位。虽然没能达到目的，但他仍未放弃努力，进而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所以，当林则徐一来到人间，他的父母就已经为他设计了一条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人生道路。

林则徐4岁那年，其父林宾日就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。那时，林宾日在本城罗姓人家的私塾里教书，他把儿子带到那里，常常抱在膝上，“自之无以至章句，皆口授之”。教他口头跟读。7岁时，便教他作文。一直到12岁，林则徐跟随父亲，就学于文笔书院。他后来回忆说：

府君之教，谆谆然，循循然，不激不厉，而使人自乐于向学；……讲授书史，必示以身体力行、近理著己之道，罕譬曲喻，务使领悟而后已，然未尝加之笞撻，即呵斥亦绝少。

又说：

每际天寒夜永，破屋三椽，朔风怒号，一灯在壁，长

幼以次列坐，诵读于斯，女红于斯，肤粟手皲，恒至漏尽。

由此可见，林则徐父母望子成龙之心情多么迫切。

由于父亲的谆谆诱导，加上自己的发奋苦读，少年林则徐文才出众，被誉为“神童”。一次，有人试他的才学，出了一个上联“鸭母无鞋空洗脚”，他马上应对“鸡公有髻不梳头”。还有一次，老师带着学童们游玩彭山绝顶峰，出“山”、“海”二字，试叫学童们各作一对七言联句。当其他学童还在冥思苦想时，林则徐第一个吟出：“海到无边天作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。”于此，林则徐“以童年擅文名”。林宾日曾说：“此儿性灵，时有发现处，不引之则其机反窒。”林则徐的“擅文”，不仅靠培养引导，更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换来的。

1796年，12岁的林则徐岁试中庠生，应郡试第一。

第二年参加科试，中秀才，即入鳌峰书院读书。他的应试之作《仁亲以为宝》是一篇华丽的八股文，是现存林则徐最早的文章。当时被人们大为推崇，收入《制义丛话》卷十七中。

少年林则徐家庭生活比较清苦。林家每到除夕之夜才难得地吃上一餐算是佳肴的素炒豆腐。也只有在除夕之夜，挂在壁上的油灯才有两根灯芯。为了读书，林则徐“每典衣以购之”。有一段时间，他还在闽县衙门内兼做知县房某的书廩（抄写员），以其所得聊补读书费用。鉴于这样的家境，当时就有人劝林宾日让其儿子改业，读书进仕观念很深的林宾日当然不会同意，“惟笑不应”。林则徐刚刚懂事，看见母亲和姐姐们都为生活而忙碌，“往往漏尽鸡号，尚未假寐”，深感不安，“请代执劳苦，或推让饮食”。母亲和父亲有着同样的

观念，她对儿子严肃地说：“男儿务为大者、远者，岂以是琐琐为孝耶？读书显扬，始不负吾苦心矣。”父母的言传身教，更激起了林则徐发奋攻读的决心。

林则徐的父母还在同情下层人民痛苦，不满官僚地主巧取豪夺、贪污中饱方面，给幼小的林则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父母“视人之急犹己家，虽至贫再三，鄙疾病死葬，靡不竭力解难，忘乎其为屡空也”。他儿时亲眼看到父亲把米送给困穷如洗的三伯父，自己和母亲忍饥挨饿，还告诉他说：“汝伯父来，不得言未举火。”

父亲“不妄与一事，不妄取一钱”。有一次，一个土豪想用重金购买他父亲，为其保送文童，遭拒绝。又有一次，“里中有豪猾者，欲延府君课子，不惜厚聘。府君疾其衺行，坚却之”。

父母不满官场贪污腐败。林则徐 10 岁那年，闽浙总督伍拉纳、福建巡抚浦霖、按察使钱士椿等贪赃枉法事泄，被革职拿办，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一大丑闻。在此前后，父亲每每教读回来，总和母亲怒形于色地谈论。

父母的言行举止，对林则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林则徐后来在官场上注意了解民间疾苦，作风正派、刚直，保持着不屑与贪官污吏为伍的某些锐气，都不是偶然的。

林则徐在鳌峰书院求学 7 年，一直到 1804 年 20 岁时中举为止。当时的鳌峰书院是福建的最高学府，主持书院的山长郑光策，是一个进士出身、“有心用世”的封建士大夫。他为人正直，愤于吏治腐败；他讲求“明礼达用之学”，鼓励学生立定志向，有目的地读书。所以鳌峰书院的教课，不仅有制义诗赋，还注意到经世之学，“一课制举艺，一课古文论志，

考辨诸体，期学者力经史之学”。

林则徐在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的引导下，开始钻研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知识，接触各种经史典籍，眼界大为开拓，他还通过父亲的关系，结识了被后人称之为“今文学之初期”的“研究今文遗说者”陈寿祺，他俩“比数过从，通悃愫，讨文字，欢甚”。林则徐通过跟陈寿祺来往而受到过不少启发，他曾在一首诗中表示：“束发读公文，珍如觐鸿宝”。

林则徐在鳌峰书院7年的学习中，博览各种古籍，潜心研读经史，写下大量读书心得笔记，为他日后从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从他早年的《云左山房杂录》读书札记中可以看出，他当时的研读范围十分广泛，涉猎诸多方面，有儒家经典以及朱熹、陆九渊、王阳明等人之作，也有《老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庄子》；有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史籍，还有历代诗文集、笔记、佛经、医书及书法碑帖等等，儒、法、道、佛，兼收并蓄。他还在札记中写有不少警句，如“博闻为馈贫之粮，贯一为拯乱之药”，“勿苟且雷同，勿偏执臆见”，“崇实行而不事虚名，秉公衷而不持偏见”，反映了他努力追求知识，独立思考问题，崇尚言行一致的心情。尤为“岂为功名始读书”一句，更见林则徐确已遵循师长的教诲，“以立志为先”，树立经史致用之志了。

青少年时代的林则徐，对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，如诸葛亮、李白、杜甫，白居易、柳宗元、李纲、岳飞、文天祥、于谦等人，深怀敬佩。南宋抗金英雄李纲是福建人，祠墓均在福州。林则徐对他的事迹更为熟悉，时常和朋友们谈论他的悲壮故事，并与学友一道，经常去李纲祠墓凭吊，赋诗抒发爱国情怀。后来在22岁那年，还和学友

们发起修葺李纲墓地。他喜爱白居易诗的风格，用心模仿，后人说他“诗宗白傅”。

早年的读书生涯，是林则徐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。父母师长的教诲，书院学风的熏陶，使林则徐从小养成善读有关民生利病之书，不断吸取古代封建文化中的思想养料，树立救时济世志向的良好道德品质。

1804 年秋天，20 岁的林则徐顺利地考中举人。

在揭晓举行鹿鸣宴的那天，他和福州朱紫坊名儒、前河南永城知县郑大漠的女儿、16 岁的郑淑卿，举行了婚礼。此后，林则徐继续向仕途前进。

1805 年初，他束装就道，赴京参加会试。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庭和故乡，从书房走向社会。一路上，游历名山大川，寻访民情风俗，接触了社会实际，大开了眼界。

会试结果，他名落孙山，便于年底回到福州。由于家境不佳，不得不走祖父和父亲的老路——出外当私塾先生。“以谋食故驰四方”。

1806 年，林宾日和赵在田、谢曦、陈焯、林芳春、林雨化等人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“真率会”，“月必数集，集必竟日，讨论文字，上下古今”。他们反对泥古、庸俗，主张“纵谈不讲之乎者也”，“说家常不及男婚女嫁”，“主客一揖即罢”，“终日不讲虚邀多谢”，具有开明的倾向。林则徐在教读之暇，曾随父参加“真率会”活动，活动时，常常“集吾宗希五先生斋”，即林雨化（字希五）家，林雨化为人耿直敢言，不怕触怒权贵。乾隆末年，他曾揭发福建按察使钱士椿办案有私，结果被迫害下狱，远戍新疆。但他毫不屈服，获释归里后，仍保持耿直敢言锐气，“意气不少衰”。林则徐少年时，

屡次听父亲谈起这位同乡先辈的事迹，那时他亲聆林雨化的教诲，又仔细阅读了《林希五文集》，深为感动，激动地写下了一篇感情充沛的文章：

先生梗直独操，……身处冷官，触怒权贵，至于文致周内，下狱投荒，垂白在堂，孤身万里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，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？此固见者之所怒目，而闻者之所折腕也！

表示了对林雨化的敬佩和对官场恶势力的憎恨。

就在这一年的秋天，林则徐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，去担任书记（文书）之职。

林则徐到厦门的这一年，英国输华的走私鸦片已达4300余箱，鸦片走私的流毒，已经暗暗地从广东扩大到福建沿海。在厦门，本年英国输入的鸦片，值白银数百万两，不少文武员弁、士子兵丁“已皆有嗜鸦片之癖”，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厦门海防同知是“管理海口商贩、洋船出入收税，台运米粮，监放兵饷，听断地方词讼”的官吏。林则徐担任海防同知书记，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鸦片流毒问题。后来他到广州去查禁鸦片时，曾理直气壮地警告外国鸦片贩子们说：“本大臣家居闽海，于外夷一切伎俩，早皆深悉其详。”

林则徐在厦门时，因文牍办得不错，受到汀漳龙道百龄的器重，“广为延誉”。

1807年初，张师诚就任福建巡抚，很是赏识林则徐，亲自把他招入幕府。

张师诚一到任，为了笼络人心，巩固封建统治，大肆鼓吹“官爱民如子弟，民视官如父母”，大力整肃吏治，“先理

淹禁滥押之囚，兼除弄法害民之蠹；盗匪恶棍，当思勾捕之条，毋许快役纵漏；农田水利，当思清理之法，不使豪强兼并；重师儒以劝学，勤抚字以催科”。并禁止地方官“簠簋不饬，颠倒是非”；练总保甲“横行乡曲，鱼肉贫民”；土豪恶棍“纠众开设花会”和地方械斗之习，以干练的手法，“激浊扬清”。

张师诚的一系列治理措施，在林则徐看来，正是他的父母师长心目中的清官形象。所以，林则徐对张师诚也很敬佩，在他幕下认真办事，积极效劳，并渐悟统治权术，“尽识先朝掌故，及兵刑诸大政”。张师诚“平昔双修儒佛”，林则徐虔诚地为他抄写《金刚经》、《大悲咒》、《弥陀经》、《往生咒》等，并也跟着崇佛，把手书佛经当作“行舆日课”。

1808年11月，林则徐第二次上京参加会试，于翌年1月抵京。但这次又未成功，他于7月返回福州，再次进入张师诚幕府。

1809年9月，林则徐在跟随张师诚剿办海上义军中，间接地参与了镇压蔡牵起义的活动，随张师诚一起移驻厦门，帮助负责起草文移。

张师诚赞赏林则徐办事干练明快，发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，便支持、鼓励他继续参加会试。又于同年12月推荐他父亲到将乐县主持正学书院。

1810年11月，张师诚赴京觐见，特地为林则徐备好盘缠，带他一同北上，足见张师诚对自己的属下林则徐的赏识与支持。

1811年春，林则徐到京，第三次参加会试。

这一次林则徐终于不负众望，金榜题名。他榜列第七十

四名，复试一等，殿试二甲第四名，朝考第五名，赐进士出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。

自此，林则徐终于走上仕途，开始跻身于官场。

第二章 京师七年得器重

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后，即被“派习国书”，学习满文。不久，他请假回乡取眷，直到 1813 年 6 月 4 日，才带着妻子郑淑卿来到京师，寓莆阳馆，入庶常馆供职。

林则徐回到北京的年头，正是华北地区阶级矛盾激化，天理教农民大起义蓬勃展开的时候。

1813 年上半年，华北地区继大旱之后，又来大雨，直、豫、鲁三省交界各县，灾情特别严重，引起了以林清、李文成、冯克善等为首的天理教农民大起义。一时杀官围城，烽火四起。10 月 8 日，林清率领京郊天理教农民 200 余人，打入皇宫，直捣清廷。在内侍教徒的引导下，攻入西华门，占领尚衣监、文颖馆，直逼隆宗门。起义军在隆宗门一带坚持了两日一夜的战斗，后失败。

直、豫、鲁三省天理教大起义虽然失败，但它以席卷中原、直捣清朝统治中枢的军命壮举，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清朝。嘉庆帝在下达的《罪己诏》中，不得不承认是“非常之大变”，“为汉、唐、宋、明未有之事”，表示要“永怀安不忘危之念，励精图治，夙夜在公，庶几补救前非”。这当然只是动听的谎言，“励精图治”只不过是谋求加紧控制农民，巩固封